

# 張榮昌十年磨一劍《八月十五雲遮月》



文：冰凌

中原大地河南，歷史悠久，風雲激蕩，文化深厚，引人遐想，自古以來就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英雄所見。地處河南西南角的南陽更是人杰地靈，英才輩出，作為一座擁有3000多年歷史的國家歷史文化名城，孕育了一大批響徹雲霄的人才。文壇上南陽作家群引人注目，他們被稱為中國當代最著名的地市級作家群。這幾年，南陽鄧州籍作家梁鴻和她的梁莊作品，騰空出世，橫掃文壇，吸睛無數。梁莊作品的影響方興未艾，另一位南陽西峽籍作家張榮昌描寫故鄉的嘔心之作——《八月十五雲遮月》(又名《母親》)以下統稱《母親》，為2014年寒冬帶來了縷縷陽光和溫暖。

張榮昌先生於2004年12月寫成《母親》初稿，十年磨一劍，幾易其稿，最終於2014年9月修改完畢。當今文壇，這樣潛心打磨、用心至極的佳作實在難得。在行政區域劃分上，西峽縣和鄧州市均隸屬於南陽，從地理位置上來看，都在南陽市的西面，兩個地方直線距離100公里左右。如果說梁鴻的作品還原了改革開放以來梁莊三十多年來的變遷，講述了三代農民工背井離鄉，在城市謀生的故事，真實記錄了農業社會變成工業社會這樣一種急劇的外部環境和生活狀態的變化。張榮昌先生的新作則反映了《中國在梁莊》記載的時間之前的南陽村莊半個世紀的發展變化。全書從滿清皇帝走下金殿、中華民國成立的20世紀初期開始寫起，全面展示了軍閥混戰、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成立、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等重大社會激流轉變時期的西峽農村風貌，記錄了土門垵的大戶望族張氏家族在時代劇烈變化中的興衰沉浮，氣勢恢弘，筆力蒼勁，情感飽滿，作家對時代脈搏的把握可謂游刃有餘，是一部孩子的成長史，是一位母親的奉獻史，也是一部中國農村的變化史。這兩位南陽作家的作品拼接在一起，可以整體瞭解南陽乃至整個中國農村近百年的變遷。

本書又名《母親》，實際上關於母親的文字從第四節開始。第一節作者主要介紹了西峽縣的地域文化、民俗、張氏家族的淵源，第二節主要描述了謙遜堂的發展壯大，第三節作者濃墨重彩地刻畫了宛西地區叱咤風雲的傳奇式英雄人物別廷芳的傳奇一生。閱讀時我們會發現，從

第四節到本書最後，作者在敘事時經常會打斷故事進程，穿插一些跟主題關聯似乎不是很大的人物和故事，如二少爺張南村及其夫人、遠親付大哥、相公封中斌、娃娃親聶復華等人物，以及土門垵飲食、生活習慣、人情往來、農業勞動等生活場景。如果單從表現主題上看，這些章節似乎跟母親形象的塑造沒有太大的關聯，從圍繞中心選材的角度來說，很多內容可以一筆帶過。參考作者的《後記》，他介紹了創作這些內容的動機，“六弟的過早去世，晚輩們的殷切希望，使我下決心把這幾年存在腦海里的、曾經經歷的、看到的和聽到的記錄下來，也算是對先人盡份孝心，對後人有個交待。”從這裡可以看出，作者創作的目的不僅僅是表現母親這一個人物，更是希望記錄自己經歷的、看到的和聽到的，給家族後代乃至中國農村留下儘可能多的記憶。到此我們不難理解為什麼作者這樣有意為之，作品就像是一本文字的“影像志”，儘可能多地還原當時的生活情景。本書在整篇結構和章節設計上可謂獨具匠心，顯示出作者非凡的寫作技巧。單獨來看，這些部分語言時而詩意雋永，時而生動活潑，人物本身個性分明，有肉，耐人尋味，生活場景也是散發出濃濃的鄉村氣息，具有很強的時代感，具有很強的閱讀性。

村莊——這個中國歷史上最為悠久最為基層的社會組織形態在今天正以全然不同的姿勢和速度發生著改變。人口遷徙，科技發展，生活節奏的加快，以前所未有的衝擊力推動着村莊改頭換面，沒有一個時代的人群遷移像今天這樣頻繁。在這種快速的融合中，故鄉獨特的面目逐漸模糊，先祖們生活的方式，那些惹起故園情的手藝、滋味、講究都慢慢消失，民俗民情在融合中失去了自己的身份確認。時代快速轉變，日新月異，從來不缺見證者，但急需記錄者。離開村莊的人們每次返鄉都會發現看着自己長大的長輩們逐漸離開了這個世界，他們的一生沒有留下

任何的痕迹，他們的生活，他們的訴求，他們的思量只化作族譜上一個個陌生而又遙遠的姓名代碼。從這個角度來說，本書不僅是寫母親，還是20世紀前50年西峽農村的生活實錄。法國作家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被譽為“資本主義社會的百科全書”，一名優秀的作家總能給予讀者更為豐富的內容。梁莊有他的記錄者，土門垵也有他的記錄者，從這個角度來說，南陽有幸，中國有幸。

天地之大，唯有你的愛是完美無瑕。母親，這個熟悉而又偉大的詞語，從古至今演繹了無數的傳奇故事。孟母三遷、岳母刺字等典故中孟子、岳飛等數不勝數的偉人最終在母親的撫育下成為棟樑之才。從古到今，母恩浩蕩，日月同輝，天地之大，唯有母愛完美無瑕。母親對於一個家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至今豫南一些地方還流傳着“寧要討飯的媽，不要當皇帝的爹”的古話。母親的脾性、為人處事的原則和對待生活的態度都會深深地影響到孩子。中國歷史上從來都不乏優秀的母親，而我們身邊也不缺偉大的母親，缺的是記錄這些“母親”的人。

作為一名生活在20世紀前50年代的女性，“我”的母親，她的一生注定不是風平浪靜，是要在時代洪流的夾裹中顛簸浮沉。她們這一代人經歷了政局的動蕩、朝代的更迭，感悟着生活的大悲大喜，她們才是真正有故事的人。只是，“我”母親的一生更是充滿了坎坷艱難。新婚不久的丈夫玩弄槍支不料意外走火身亡，在娘家還未平息亡夫之痛就遭到嫂子的冷眼，最後被自己親身父親賣給張家做填房。縱使她奮力反抗，以死相拼，最終無法反抗整個男尊女卑的社會。她最終接受了命運的不公，並竭盡全力做好自己份內的事情，做好一個賢妻良母。她孝敬婆婆，服侍丈夫，對於前房的幾個孩子，視若己出，無微不至；她慈悲心腸，樂善好施，經常接濟和幫助有需要的人，無論是不熟悉的客戶，生活困頓的奶媽，還是大齡未嫁的張姐，被丈夫賣身的芝兒母女，她設身處地替別人考慮，贏得了敬重；她臨危不懼，有勇有謀，在兵荒

馬亂的“跑老日”，她指揮一家人靈活應變。連續幾個月的逃難中，她一個弱女子在亂世撐起了一個家，成了頂梁柱，確保家人的生命安全。在救助二相公封中斌的時候，她機智勇敢，在關卡森嚴的防守眼皮下成功將封中斌送出城，幫助封中斌實現理想，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堅強隱忍，對待抽大菸的丈夫和刁難挑撥是非的“四姐”克制禮讓；她嫉惡如仇，是非分明，在對待老黃上，態度堅決，又仁至義盡；她心靈手巧，敏而好學，獨創風鷄做法，自學中醫，為鄉親驅病治病；她獨立自強，分家之後，放棄優越的生活，帶領幾個孩子回到偏僻的農村，辛苦耕作，養家糊口。她的一生潮起潮落，最終化作內心波瀾不驚，人情世故、功過得失自在心中沉澱。讀完全書，無不為母親身上閃爍的魅力折服，這種人格的魅力跨越了時代，令人欽佩又讓人嘆息。

除了母親的人格魅力，本書最打動人的地方當數動蕩歲月中流露的人性之美。那種不張揚，關鍵時候挺身而出，不求回報，沒有私心的熾熱真情感人肺腑。飢餓歲月，同學、老師、親朋在生活並不富裕的情況下無私地幫助“我”，雪中送炭，助“我”渡過難關，完成學業。尤其是幾處細節讓人讀後內心久久不能平靜。同鄉弟弟趙天功將筆記本和鉛筆塞到“我”的手里，一句話也沒說轉身離開；四嫂背着人塞過來幾個紅薯；“我”在經常晨讀的地方發現一張一元的票子，猶豫後還是沒有把錢交給老師。我們欽佩于作者袒露自我的勇氣，也感動于同學們善意幫助的同時小心翼翼地維護“我”的自尊；我去大嫂家吃飯，大嫂家也很困難，她難為情地拒絕“我”時是背對着“我”；二舅為了給我做飯吃，甚至去偷摘鄰居家的南瓜；一起修河堤的鄉親們對我的照顧；跟我定下娃娃親的女孩子通過書信不斷給予我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勵……患難時期，人與人之間的那種互相信任、互幫互助的情感讓人不禁淚濕眼眶，內心溫暖如春。我們感動於人與人之間的醇厚真情，感動於一個少年在艱難歲月不向命運低頭，自強不息，樂觀向上的精神，更感動於這種滴水之情永世不忘的感恩之心。幾十年後作者依然對幫助過自己的同學、老師、親朋記憶猶新，不管是一頓飯，幾碗玉米絲，幾個筆記本，兩只鉛筆還是幾塊錢，幾個紅薯都不曾有半點遺忘。生活在那個時代，他們是不幸的，同時又是幸運的，因為他們感受到了人性最美的光輝，並在這光輝的沐浴下戰勝困難，走向幸福的生活。

2014年12月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一家人從北方省城來到南方三線，每天拖着泥濘的雙腿翻山越嶺進廠上班，兩歲的小兒子抱着奶奶可憐巴巴地廝纏着：“奶奶，我想吃饅。”“饅不成！那是給爸爸媽媽留的，他們上班多辛苦。”“我想吃！”“別做夢了，奶奶給你烤個紅薯。”

在那個的年代，想吃饅都是做夢，也只有在夢里才能吃上饅。

後來，我們家住的油毛氈席棚遭遭大火，狼煙滾滾，火光冲天，頃刻之間，全部家當燒成一片灰燼，僅僅離開家上班不到兩個小時，我徹徹底底被無產化了，像做夢一樣。

幾十年來做了很多很多夢，有美夢也有噩夢，但美夢總是多一點。所謂美夢也就是一跳就能飛起來，飛得很高很高，飛上藍天白雲，飛過林海雪山，飛進殿堂廟宇，飛過江河湖泊，自由自在地飄逸着，悠揚地遨遊着，心里那個舒坦，那個美，笑着笑着就笑醒了。

像吃山珍海味，穿綾羅綢緞，住高樓大廈之類的美夢還真的沒有做過，因為，這些享受離我們太遠了，到底是個什麼滋味沒有親身體驗，想不到，所以也夢不出來。

像自由、平等、博愛等等等等，太龐大，太宏偉，太虛幻，看不清，抓不住，抱不動，所以夢里見面的機會也不多。

在乎頭百姓美夢里，一是向往着自由自在，二是企盼着能飛得很高很遠。

我們這一代人幾十年幾乎都是生活在夢幻里。前幾十年主要是階級鬥爭，所以就天天抓，年年抓，地富反壞右，加個走資派，檔案里塞着，另冊里夾着，需要的時候拉出來批一批鬥一鬥，簡單省事一抓就靈，鬥來鬥去把“英雄那雄耐爾”忘到腦後，越批越亂，越斗越窮，一覺醒來發現連饅都吃不成了。

後幾十年主要是改革開放，廣東，深圳，時間，金錢，速度，效益，貧富差距，貪污，腐敗，回過頭來一看，驚出一身冷汗，生活富裕了，不少人掉進錢眼里了，環境污染了，人心快散了……

人們又在反思，什麼是社會的發展，什麼是人類的進步？

這幾年國家正在做一個事關千秋萬代美滿幸福的大夢，富國強民，振興中華，十五億人看準的事誰也擋不住。我們也期盼着這個大夢成真！

接到冰凌先生的電話我也像在做夢，十多年前寫下的幾段歪文粗字竟然被他看中，要為我出書，驚得我張口結舌，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從小到大夢到最幸福的生活是想着能像當年描述宋美齡一樣，床頭頭放罐白糖，床那頭

放罐紅糖，想吃白糖吃白糖，想吃紅糖吃紅糖，這就是最幸福的了，夢到最高興的是娶媳婦，鞭炮放着，小喇叭吹着，花轎紅布簾一動，花襖綠褲紅蓋頭，扭着扭着出來一個花媳婦，蓋頭一揭，怎麼是你？驚醒了，摸摸身邊熟睡的妻子，原來是我欠下她的。當年趕時髦，圖省事旅行結婚，連個儀式都沒有，花轎坐不坐吧，女人一輩子連新娘子都沒有像模像樣地當過，虧不虧！還做過一個最激動的夢，我終於要當官了。在我們這塊地界上，人與人比，同學與同學比，甚至一家人兄弟姐妹相



## 我的夢想

### ——長篇小說《八月十五雲遮月》序

張榮昌

比，貢獻大小，成功與否，不就是比比官大官小嘛，奮鬥一輩子混個官當上，不激動才怪呢！忽然間又明白過來，你都多大歲數了？已經退休的人了，還想當官？做夢吧！激動了半截，一個夢中夢將我的美夢攪黃了。

在軍工企業干了一輩子，但是出書在我的夢里還真沒有過，想也不敢想。技能是第一要務，技術要拔尖，功夫要過硬，才有你的立錐之地。想當年攻關鍵，騰騰幾個月也沒解決了，一天



夜裏忽然做了個夢，如此這般，有模有樣，醒來急忙把夢里的圖樣、方法畫下來，最後就照着夢里的辦法把關鍵攻克了。心里怪怪地，把夢里夢外跟人講，他們說：這不奇怪，日有所思，夜有所想。過了很很多年，跟隨着宋振岐教授一幫人下煤礦，把身上穿的衣服脫個淨光，換上礦工服，戴上礦帽礦燈，爬到傳送帶上，下到一千多米深的礦井里，坑道里黑乎乎地，像是走到了陰曹地府，遠遠地看到一點光亮，心里那個高興啊，總算遇見同類了。礦工們整天生活在四塊石頭夾一

塊肉的環境中，一旦冒頂了，一塊石頭掉下來了，小命就沒了。礦里默了半天，就像是做夢到地獄里轉了一圈。礦工頭上那盞燈一直在我腦海里晃着，能為他們做點什麼呢？後來鼓搗出一個測量礦壓變化、預報頂板沉降的動態儀，還獲得了專利，也算圓了我的一個夢。這些是正業，有人支持，能擺到檯面上，越干越來勁。

曾經替人寫情書，代人寫檢查，幫人寫入黨申請書，這些都不能往外說，偷偷地幹活，繼而寫首詩歌，寫個快板，寫個話劇，更是業餘的業餘，上不了檯面，甚至成了不務正業。

什麼事就怕一個愛字，喜歡上了就放不下，高興寫了就是一發不可收拾，寫着寫着就寫成了劇本《十七號房間》，被話劇團選中，排演後帶到北京參加彙演，又是像夢一樣，我也跟着進了北京，還在人民大會堂和領袖們一起照了像。

無論是好事是壞事，突然降臨都像是在做夢。

正在茁壯成長，正在興頭上，突然文化大革命來了，鋪天蓋地，疾風暴雨，這是一場惡夢，一棍子被打爬下，身體倒下了，腦子還健在，種子已經植入沃土，後來慢慢地甦醒了，慢慢地發芽了，慢慢地回憶着，慢慢地品味着。

生活在這個時代，工作在工業戰線，我們的喜怒哀樂無不與之緊密相連，多少往事成百上千遍地在腦海里滾動，曾經為它慷慨激昂，更是為它熱淚盈眶，很想很想把它們都記述下來，但是，想想放下了，再想想又放下了，為什麼？有賊心沒賊膽呀！工業體裁的文字遊戲有幾個能寫出韻味，寫出經典的！僅有一個出類拔萃的《喬廠長上任記》，那是誰人的手筆？人家是條龍啊。以後的以後呢，工業文學快成了文海里的熊熊貓了，不是工業無戲可寫，也不是舞文弄墨的秀才不夠用，工業，尤其是重工業，門類繁雜，分工精細，專業性太強，輕描淡寫說不清楚；濃墨重彩看不明白，正面突破，術語名詞枯燥無味；背景襯托，又是加糖又是加醋，味道也全變了，弄得

不倫不類。工業化是一個歷史進程，將來有一天，工業文明已經實現，而工業文學還是如此奇缺，我們這代人又怎樣向後人交待！

《八月十五雲遮月》里的母親是一個經歷過特殊遭遇，有着特殊身份的農民，雲遮月一時，月灑地一世，她的兒女們將要在《正月十五雪打燈》的工業化時代里經風雨見世面，並把希望傳奇在後人身上。

春風颯陽寒霜盡，明月秋風待後生。過去的都過去了，不淡忘，不留戀。趕上這麼好的時代，捨不得匆匆走過，這輩子還沒活夠，不是都說有來世嗎，下輩子我還來這里，還和我的親人們在一起，好好享受這春雨艷陽，明月秋風的美好盛世。

感謝冰凌先生給我整個枕頭，讓我也美美地做一做從沒做過的出書之夢！

如果您能從中有所感悟，我就值了。

2015年1月18日

張榮昌先生“親人三部曲”由美國紐約商務出版社出版